

經部

禮記大全卷十七

明　胡廣等　撰

學記第十八

石梁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小聞去聲不足以動衆

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就賢禮下賢德之士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疏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

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朱子曰動衆謂發動衆聽蓋守常法用小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發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為先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兌命商書典常也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碔砆琢之則碔砆猶為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上聲]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斆]學半其此之謂乎

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進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

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引說命斆學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修已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此所以終始典于學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然後為學問之全功也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强以濟其困自反若所

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即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斆學半之謂乎○馬氏曰能自強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山陰陸氏曰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焉是之謂相長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當為州）有序國有學比（毗志反）年入學中（平聲）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五教反）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每間

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絶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别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爲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緼奥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説學下兩字説所得處如離經便

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

學○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群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則・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臨川吳氏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讀經斷句而分別其志之趨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致志樂羣者

如食而已知其味樂與同居之尊其講習之此於三年之歳終察視之博習謂所學經外又能汎及他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親近其師惟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歳終察視之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為友此於七年之歳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貢之聞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强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效也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魚此反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此

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臨川吳氏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

皮弁芹藻之義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宵雅肄異三官其始也

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者必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事使之肄習蓋教

以官事於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去聲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夏古雅反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榎也楚荊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

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強之意夫然故可與進於道矣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去聲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石梁王氏曰此學字如字讀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

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

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兼以三誘其志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孫志為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禘蓋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嘗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莊子曰美成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

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為長者之事則為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尚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為先方其學為士則以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句不學操縵莫半反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上聲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去聲其藝不能樂五教反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絶退息必有居句絶今讀時

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弦也初學者手與弦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

安於弦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已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

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也○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縵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禮也藝雖

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兑命曰敬孫去聲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承上文而言藏修遊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金華應氏曰深玫自

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此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於親

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强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申）其佔（覘）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諷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言今之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縕奥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

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而言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横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日

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强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誠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
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
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
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
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屬而進爲言也○
方氏曰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
則可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

象可謂之時矣。石梁王氏曰註專以時為年二十之時非也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為無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

不當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臨川吳氏曰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凌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補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澄謂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胡客反而不勝升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怪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僻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强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一讀爲去聲謂教不能勝其爲非之心亦通雜施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鄭氏曰燕猶褻也褻其朋友褻師之譬喻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而不遜則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

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教辟如師也辟之辟昵於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昵於教辟則自以為是不力於學教之不行由此其故也○嚴陵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異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氣

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雜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為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於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於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異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博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愽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而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簡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長善救失之道也○東萊吕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别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

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可不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為辭甚簡曰達曰臧曰喻其見理甚明教者之辭簡學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臨川吳氏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達之為通如樊遲未達之達臧之為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譬教者之

不盡言也達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

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為師蓋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面註引武王踐祚出大戴禮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難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

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甞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如字）以解（下介反）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舂）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

也

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已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爲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疏曰從讀爲舂者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答之喻

朱子曰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

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説所謂相説以解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去聲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

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李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啟發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為弓之家使榦角橈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學取柳

條和軟橈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揉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

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廣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若子而能察夫弓冶之事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車駕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妣物醜類鼓無當去聲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主也鼓聲

不宫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繢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

矣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專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以

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臨川吳氏曰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去聲也此之謂務本

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遡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臨川吳氏曰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題前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禮記大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禮記大全卷十八

明 胡廣等 撰

樂記第十九

臨川吳氏曰禮經之佚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諷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毗至反音而樂如字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延平黄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

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枕歟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枕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嚴陵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焦以殺色介反其樂洛心感者其聲嘽昌展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悦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

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悦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去聲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

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愼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衆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愼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内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愼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愼所以感

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
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又因人之好惡無節故
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
政備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

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

亦已用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怗懘及

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

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

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黄鍾爲宫然還相爲宫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宫宫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怗懘者敝敗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_昇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
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
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君
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陳氏曰五聲含君臣
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
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卻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
言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

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延平黄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毗至反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閒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閒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

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延平黄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徳徳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

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噍殺之音審啴緩之聲則知其為啴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知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

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嗣）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如字）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泰）羹不和（去聲）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

好去聲惡去聲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之隆盛不是爲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爲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故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

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太羮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金華邵氏曰禮樂皆

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强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鐘鼓管磬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體薦饔飱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和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去聲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虚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内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違禽

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爪剛者決力強者奮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

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洛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鄉食嗣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鍾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

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

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
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内所以救其離之失飾
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
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
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
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
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

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

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應氏謂四海之内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爲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静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内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怨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

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

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

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為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

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者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也神形而上者也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分言明後言幽主禮樂言之也并天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内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又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與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爲禮樂以順天地之道以合敬愛之心至

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為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循末以忘本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拙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裼襲說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奥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黄帝堯舜之造律吕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金華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慶源輔氏曰禮樂

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
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
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
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
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别樂由
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
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
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

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御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御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

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劉氏曰論者雅頌

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旋之然而揖之辭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者也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

宜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馬氏曰情宜説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歸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孫於介不忘於辟啓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徧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烹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

樂也孰亨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如字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强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别宜

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

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别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别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

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

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又意不溜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此與易繫辭略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取於隂陽動静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

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宫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别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矣。劉氏曰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矣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之歷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嚴陵方氏

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必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躋天地相

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緼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别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直略切太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届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

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

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者而運行不息則爲天居者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杭）綴（拙）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去聲）也

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黄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形之極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去聲）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為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則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循其

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拙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去聲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洛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爲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豉反○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

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焦殺色介切之音作而民思去聲憂

劉氏曰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

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
微噍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嘽昌展切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嘽寛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
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
之安樂可知矣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扶粉切之音作而民剛毅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

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廣賁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寛裕肉而救切好去聲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觚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變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流辟僻邪散狄他歷切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

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

先王之為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悉井切）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去聲）比（毗至切）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現）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

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
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
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静而不至於
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
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
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宫君
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
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數禮儀之詳而以之和

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太和焉則樂無怗懘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

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奥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證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容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諭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

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蹙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異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爲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爲之不安

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渾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傷條暢之順氣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倡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山陰陸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然所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爲莊非不樂也然所樂者淑女之爲配是乃所以爲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閑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閑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山陰陸氏曰廣狹之無法狹夾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去聲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

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也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也比類所以別其等反情於内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

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聽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感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顔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

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大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為經即前篇還相為宫之説也○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

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隂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隂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

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馬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

而因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鉏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所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

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修其身廣樂成

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内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夫在外之樂也自内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鄉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石林王氏曰詩以志聲容三者為本非也德有心為

本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永歌其聲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内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以矯偽為之乎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為偽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

以見（現）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蒲末反）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現）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

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為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

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飭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

能代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代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因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懲過去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言政者有曰人道政爲大於此則曰生民之道樂爲大此皆以其所隆而言之也

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

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主於報舜主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主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内故曰報韶𮜿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

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緣去聲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

衛則草路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爲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金華邵氏曰樂爲施禮爲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黑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爲報蓋昭昭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

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旣發於聲音而爲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旣著之節文而爲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

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為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為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説不外乎辨異樂之説不外乎統同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去聲僞禮之經也禮樂偩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朱子曰偩依象也　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

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偽者修為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偵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內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偵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

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欣合陰陽相得煦呼句反嫗於句反覆方婦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句萌達羽翼奮角觡格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扶又反毛者孕鬻育胎生者不殰讀而卵生者不殈呼闃反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爲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句謂句曲而生者也角之無䚡者曰觡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殰未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馬氏曰禮樂偩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

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為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書樂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

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為德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為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為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而已於行必有修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為法於天下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去聲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厭之故惟恐卧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

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修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

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為古樂也　慶源輔氏曰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儒獶乃刀反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獮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獶與猱同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為廉也及優侏儒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

古則有特此其所以為新樂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去聲）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丑刃反）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默）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順克俾（讀為比皮又反）俾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
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是一
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
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
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
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

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静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説

○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

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也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

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促速煩志齊音敖去聲辟匹力反喬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已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

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之長樂陳氏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樂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腔楬丘八反壎喧篪池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

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鞉如鼓而小持柄揺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
孔燒土為之箎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
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
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楯也戚斧也武
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
廟之樂也酳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酳酢
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

長幼之尊卑自今日而垂之後世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為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柷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塤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柷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塤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柷楬塤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人越之金石以為鍾磬宜之匏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文以旌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界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典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古曠反）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上聲）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舊說磬讀為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

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為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劇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夫

竹聲濫去聲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敕六反聚之臣

舊說濫為孿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衆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歛之臣也○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讙謂讙囂也其聲諠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葢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竽笙之中矣延平周氏曰鐘磬絲竹鼓鞞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葢君子畜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為畜聚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

之連延流液不絶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爲軒輕之軒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

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爲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去聲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

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荅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温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

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拙以崇天子
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
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
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
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
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
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
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

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樂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駟四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四讀為四

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説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分去聲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爲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

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計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聲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

成王時此特歷叙黄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禄禄薄者倍增之也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之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爲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上解櫜

鳥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遂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石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脱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散軍故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為節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矣裨冕見曾子問搢插也説劒解

去其佩劒也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槩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劒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唯有以感發之而已○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也

食嗣三老五更平聲於大泰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内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圮毀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商容閑廢于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

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罷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將帥俾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劒則脫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貍首騶虞以為節裨冕執笏以為容明堂朝覲耕籍養老所以開導其孝悌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修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慈諒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為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樂則安

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天則神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僞之心不可少有間斷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

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朱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于內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動於内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内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

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柷止之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銷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收故主於減殺樂

之德動于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為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為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

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内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内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來往不已是亦進之意

夫樂者樂洛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静人之道也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

不耐能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救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

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耻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

音足以為娛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省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

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耶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

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

仲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平聲其節奏行杭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柴）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爲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爲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已而陳德動已

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音剛决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决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盖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已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已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

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入于河海豈偶然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保猶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

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敵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敵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敵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去聲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

樂

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槀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説出故止説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没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没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葢失其本

矣

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嘆詠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以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嘆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予

貢聞樂

禮記大全卷十八